

## 語絲第一五二期

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出版

### 談「激烈」

魯迅

帶了書籍雜誌過「香江」，有被視爲「危險文字」而嘗「鐵窗斧鉞風味」之險，我在略談香港裏已經說過了，但因爲不知道怎樣的是「危險文字」，所以時常耿耿于懷。爲什麼呢？倒也並非如上海保安會所言，怕「中國元氣太損」，乃是自私自利，怕自己也許要經過香港，須得留神些。

今年似乎是青年特別容易死掉的年頭。「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這里以爲平常的，那邊就算過激，滾油煎指頭。今天正是正當的，明天就變犯罪，籐條打屁股。倘是年青人，初從鄉間來，一定要被煎得莫明其妙，以爲現在是時行這樣的制度了罷。至于我呢，前年已經四十五歲了，而且早已「身心交病」，似乎無須這摩寶貴生命，思患預防。但這是別人的意見，若夫我自己，還是不願意喫苦的。敢乞「新時代的青年」們鑒原

爲幸。

所以，留神而又留神。果然，「天助自助者」，今天竟在循環日報上遇到一點參考資料了。事情是一個廣州執信學校的學生，路過（！）香港，「在尖沙咀碼頭，被一五七號華差截搜行李，在其木箱（謹案：箱也）之內，搜獲激烈文字書籍七本。計開：執信學校印行之宣傳大綱六本，又侵奪中國史一本。此種激烈文字，業經華民署繙譯員繙譯完竣，昨日午乃解由連司提訊，控以懷有激烈文字書籍之罪。……」抄報太麻煩，說個大略罷，是：「繙譯」時期，押銀五百元出外；後來因爲被告供稱書係朋友託帶，所以「姑判從輕罰銀二十五元，書籍沒收焚燬」云。

執信學校是廣州的平正的學校，既是「清黨」之後，則「宣傳大綱」不外三民主義可知，但一到「尖沙咀」，可就「激烈」了；可怕。惟獨對於友邦。竟敢用「侵奪」字樣，則確也未免「激烈」一點。因爲忘了他們正在替我們「保存國粹」之恩故也。但「侵奪」上也許還有

字，記者不敢寫出來。

我曾經提起過幾回元朝，今夜思之，還不很確。元朝之于中文書籍，未嘗如此留心。這一著倒要推清朝做模範。他不但與過幾回「文字獄」，大殺叛徒，且于宋朝人所做的「激烈文字」，也曾細心加以刪改。同胞之熱心「復古」及友邦之贊助「復古」者，似當奉為師法者也。

清朝人改宋人書，我曾經舉出過茅亭客話。但這書在琳琅秘室叢書裏，現在時價每部要四十元，倘非小濶人，那能得之哉？近來却另有一部了，是商務印書館印的雞肋編，宋莊季裕著，每本只要五角，我們可以看見清朝的文瀾閣本和元鈔本有如何不同。今摘數條如下：

「燕地……女子……冬月以括囊塗面，……至春暖方滌去，久不為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也。今使中國婦女，盡汙於殊俗，漢唐和親之計，蓋未為屈也。」（清人將「今使中國」以下二十二字，

改作「其異于南方如此」七字。）

「自古兵亂，郡邑被焚燬者有之，雖盜賊殘暴，必賴室廬以處，故須有存者。靖康之後，金虜侵凌中國，露居異俗，凡所經過，盡皆焚燬。如曲阜先聖舊宅，自魯共王之後，但有增葺。莽卓巢温之徒，猶假崇儒，未嘗敢犯。至金寇，遂為煙塵。指其像而詬曰「爾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禍，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清朝的改本，可大不同了，是「孔子宅在今偃源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南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歸然獨存。今其遺址，不復可見。而先聖舊宅，近日亦遭兵燹之厄，可歎也夫。」

抄書也太麻煩，還是不抄下去了。但我們看第二條，就很可以悟出上海保安會所切望的「循規蹈矩」之道。即：原文帶些憤激，是「激烈」，改本不過「可歎也夫」，是「循規蹈矩」的。何以故呢？憤激便有揭竿

而起的可能，而「可歎也夫」則癩頭癩腦，即使全國一同歎氣，其結果也不過是歎氣，于「治安」毫無妨礙的。

但我還要給青年們一個警告：勿以為我們以後只做「可歎也夫」的文章，便可以安全了。新例我還未研究好，單看清朝的老例，則准其歎氣，乃是對於古人的優待，不適用於今人的。因為奴才都歎氣，雖無大害，主人看了究竟不舒服。必須要如羅素所稱讚的杭州的轎夫一樣，常是笑嘻嘻。

但我還要給自己解釋幾句：我雖然對於「笑嘻嘻」彷彿有點微詞，但我並非意在鼓吹「階級鬥爭」，因為我知道我的這一篇，杭州轎夫是不會看見的。況且「討赤」諸君子，都不肯笑嘻嘻的去抬轎，足見以抬轎為苦境，也不獨「亂黨」為然。而況我的議論，其實也不過「可歎也夫」乎哉！

現在的書籍往往「激烈」，古人的書籍也不免有違碍之處。那麼，為中國「保存國粹」者，怎麼辦呢？我

還不大明白。僅知道澳門是正在「徵詩」，共收卷七千八百五十六本，經「江霞公太史（孔般）評閱」，取錄二百名。第一名的詩是：——

南中多樂日高會。。。良時原意願得常。。。。

陵松萬章發文彩。。。百年貴壽齊輝光。。。。

這是從香港報上照抄下來的，一連三圈，也原本如此，我想大概是密圈之意。這詩大約還有一種「格」，如「嵌字格」之類，但我是外行，只好不談。所給我益處的，是我居然從此悟出了將來的「國粹」，當以詩詞駢文為正宗。史學等等，恐怕未必發達。即要研究，也必先由老師宿儒，先加一番改定工夫。唯獨詩詞駢文，可以少有流弊。故駢文入神的饒漢祥一死，日本人也不禁為之慨歎，而「狂徒」又須挨罵了。

日本人拜服駢文于北京，「金制軍」「整理國故」于香港，其愛護中國，恐其淪亡，可謂至矣。然而裁釐加稅，大家都不贊成者何哉？蓋釐金乃國粹，而關稅非國粹也。「可歎也夫」！

今是中秋，璧月澄澈，歎氣既完，還不想睡。重吟「徵詩」，莫名不妙，稿有餘紙，因錄「江霞公太史」評語，俾讀者咸知好處，但圈點是我僭加的：——

以謝啟爲類，寥寥二十八字。既用古詩十九首中字，復嵌全限內字。首二句是賦，三句是興，末句是興而比。步驟井然，舉重若輕，絕不喫力。虛室生白，吉祥止止。洵屬巧中生巧，難上加難。至其胎息之高古，意義之純粹，格調之老蒼，非寢饋漢魏古詩有年，未易臻斯境界。

（九月十一日廣州）

### 隨感錄

五四 會長思想與捧

葉正亞

不幸，現在又輪到要我們說話的時候了罷？然而，我不是大雅君子，却又不是三姑六婆，所以也不是「通

品」，「通論」，更不是媒言，媒語，我想放一回「無的之矢」！

我覺得中國人是最崇拜英雄的，這從什麼地方看出來，就從一些大賣氣力大捧特捧的遺老遺少的行爲上看出。可是，中國却好些時來沒有出現一個英雄，假英雄還沒有，真英雄更談不到！

這種崇拜英雄是古風，發源於會長思想。這是野蠻未開化的時候，大家是愚笨，大家是怯懦，夢想有一個了不得的英雄，保護他們，支配他們。然而這已是成了過去的歷史上的痕迹，我們二十世紀已經不需要英雄的出現，我們所需要的各人均能盡量發展各人的天賦，而不妨礙他人，公衆，社會。可是，初不料在我們中國的現在，還存有這種未開化的，野蠻時代所遺留的習信，信仰。

就說救國罷，前幾年，當大家看到先前所捧的人的壞的時候，就想，換了某人來做總統或者會好了罷，於是大家又捧某人。這樣捧來捧去，結果是一無成就。捧

之沒有成效，事實是昭昭然在我們眼前，然而，恐怕這些遺老遺少們，過了一千年還是不覺悟的。我們看，現在不是捧了個空麼？只要不久，他們又要大起勁地來捧了。

所以要這樣捧，一種，不重視羣衆的力量，一種，想自己貪懶，多數人貪懶，把一切事情推在一二個人，少數人的身上。沒有個人，自我的覺醒，要結合團體，要改造羣衆是不可能的。然而中國人是最不了解自我，最不懂得自己的地位的，這些例子很多，譬如在家庭，親戚，朋友之間，就不勝舉了，什麼婆婆要退媳婦的婚，父親看中了鄰家的女孩，強迫兒子去訂親，什麼張三千涉李四談政治。什麼李四又干涉張三信主義。我常說人事原來是很簡單的，所以這樣複雜，就因了各人不懂得自己，也不尊重別人。

捧者既然糊塗，被捧者也就自然而然的，忘記了他原來的使命，原來的責任，漸漸的搖頭擺尾，開口伸爪，「得其所哉」起來，於是乎事情就大糟其糕了！中

國人不但不懂人與人的關係，人與團體的關係更是漠然不懂的，蓋從未經過團體規律徹底的訓練，而其不能遵守團體規律是當然的了。

雖然，捧之一道，乃大可研究者也。現在中國人沒有一頓安穩飯吃，倘然因遺老遺少之捧，而幸得一真英雄者出，一掃天下，蕩而平之，即使是酋長，也就管不得未開化或野蠻了！至於區區，那時恐要頓首三拜，說：「皇天后土，實深銘感」呢！

一九二七，八，二八，在外國。

五五 反「漫談」

魯迅

我一向對於語絲沒有恭維過。今天熬不住要說幾句了：的確可愛。真是語絲之所以爲語絲。

像我似的「世故的老人」是已經不行。有時不敢說，有時不願說，有時不肯說，有時以爲無須說。有此工夫，不如喫點心，但語絲上却總有人出來發迂論，如教育漫談，對教育當局去談教育，即其一也。

「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即是一知其不可爲而爲

之」，一定要有這種人，世界纔不寂寞。這一點，我是佩服的。但也許因爲「世故」作怪罷，不知怎地佩服中總帶一些腹誹，還夾幾分傷慘。徐先生是我的熟人，所以再三思維，終于決定貢獻一點意見。這一種學識，乃是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觀一打以上總長，這纔陸續地獲得，輕易是不肯說的。

對「教育當局」談教育的根本誤點，是在將這四個字的力點看錯了：以爲他要來辦「教育」。其實不然，大抵是來做「當局」的。

這可以用過去的事實證明。因爲重在「當局」，所以：

1. 學校的會計員，可以做教育總長。
2. 教育總長，可以忽而化爲內務總長。
3. 司法，海軍總長，可以兼任教育總長。

曾經有一位總長，聽說、他的出來就職，是因爲某公司要來立案，表決時可以多一個贊成者，所以再作馮婦的。但也有人來和他談教育。我有時真想將這老實人

一把抓出來，即刻勒令他回家陪太太喝茶去。

所以：教育當局，十之九是意在「當局」，但有些是意并不在「當局」。

這時候，也許有人要問：那麼，他爲什麼有舉動呢？

我于是勃然大怒道：這就是他在「當局」呀！說得露骨一點，就是「做官」：不然，爲什麼叫「做」？

我得到這一種澈底的學識，也不是容易事，所以難免有一點學者的高傲態度，請徐先生恕之。以下是略述我所以得到這學識的歷史：

我所目觀的一打以上的總長之中，有兩位是喜歡屬員上條陳的。於是聽話的屬員，便紛紛大上其條陳。久而久之，全如石沈大海。我那時還沒有現在這麼聰明，心裏疑惑：莫非這許多條陳一無可取，還是他沒有工夫看呢？但回想起來，我「上去」（這是專門術語，小官進去見大官也）的時候，確是常見他正在危坐看條陳；談話之間，也常聽到「我還要看看條陳去」，「我昨天晚

上看條陳」等類的話。那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有一天，我正從他的條陳某旁走開，跨出門檻，不知怎的忽蒙聖靈啟示：恍然大悟了：——

我！原來他的「做官課程表」上，有一項是「看條陳」的。因為要「看」，所以要「條陳」。為什麼要「看條陳」？就是「做官」之一部分。如此而已。還有另外的奢望，是我自己的胡塗！

「于我來了一道光」，從此以後，我自己覺頗聰明，近于老官僚了。後來終于被「孤桐先生」革掉，那是另外一回事。

「看條陳」和「辦教育」，事同一例，都應該只照字面解，倘再有以上或更深的希望或要求，不是書獃子，就是不安分。

我還要附加一句警告：倘遇漂亮點的當局，恐怕連「看漫談」也可以算作他的一種「做」——其名曰「留心

教育」——，但和「教育」還是沒有關係的。

一九二七，九，四。

#### 五六 憂「天乳」

魯迅

順天時報載北京關才胡同女附中主任歐陽曉瀾女士不許剪髮之女生報考，致此等人多有望洋興歎之概云。是的，情形總要到如此，她不能別的了。但天足的女牛尚可投考，我以為還有光明。不過也太嫌「新」一點。

男男女女，要喫這前世冤家的頭髮的苦，是只要看明末以來的陳迹便知道的。我在清末因為沒有辮子，曾喫了許多苦，所以我不贊成女子剪髮。北京的辮子，是奉了袁世凱的命令而剪的，但並非單純的命令，後面大約還有刀。否則，恐怕現在滿城還拖着。女子剪髮也一樣，總得有一個皇帝（或者別的名稱也可以），下令大家都剪纔行。自然，雖然如此，有許多還是不高興的，

但不敢不剪。一年半載，也就忘其所以了；兩年以後，便可以到大家以為女人不該有長頭髮的世界。這時長髮女生，即有「望洋興歎」之憂。倘只一部份人說些理由，想改變一點，那是歷來沒有成功過。

但現在的有力者，也有主張女子剪髮的，可惜據地不堅。同是一處地方，甲來乙走，丙來甲走，甲要短，丙要長，長者剪，短了殺。這幾年似乎是青年遭劫時期，尤其是女性。報載有一處是鼓吹剪髮的，後來別一軍攻入了，遇到剪髮女子，即慢慢拔去頭髮，還割去兩乳……。這一種刑罰，可以證明男子短髮，已為全國所公認。只是女人不准學。去其兩乳。即所以使其更像男子而警其妄學男子也。以此例之，歐陽曉瀾女士蓋尙非甚嚴歟？

今年廣州在禁女學生束胸，違者罰洋五十元。報章稱之曰「天乳運動」。有人以不得樊增祥作命令為憾。

公文上不見「雞頭肉」等字樣，蓋殊不足以壓文人學士之心。此外是報上的俏皮文章，滑稽議論。我想，如此而已，而已終古。

我曾經也有過「杞天之慮」，以為將來中國的學生出身的女性，恐怕要失去哺乳的能力，家家須僱乳娘。但僅止攻擊束胸是無效的。第一，要改良社會思想，對於乳房較為大方，第二，要改良衣裝，將上衣緊進裙裏去。旗袍和中國的短衣，都不適于乳的解放，因為其時即胸部以下掀起，不便，也不好看的。

還有一個大問題，是會不會乳大忽而算作犯罪，無處投考？我們中國在中華民國未成立以前，是只有「不齒于四民之列」者，纔不準考試的。據理而言，女子斷髮既以失男女之別，有罪，則天乳更以加男女之別，當有功。但天下有許多事情，是全不能以口舌爭的。總要上諭，或者指揮刀。



否則，已經有了「短髮犯」了，此外還要增加「天乳犯」，或者也許還有「天足犯」。嗚呼，女性身上的花樣也特別多，而人生亦從此多苦矣。

我們如果不談什麼革新，進化之類，而專為安全着想，我以為女學生的身體最好是長髮，束胸，半放腳（纏過而又放之，一名文明腳）。因為我從北而南，所經過的地方，招牌旗幟，儘管不同，而對於這樣的女人，却從不聞有一處仇視她的。

九，四。

五七 陳延年該死之理由

負生

著名之共產黨徒陳延年，（即獨秀之子）在滬被楊嘯天司令槍決，人心稱快。其實當他未鎗決之前，我早已知道他要鎗決的。這是從吳老先生稚暉的預言中算就的。「惡人惡報」，此乃「天理昭彰」，我們當然沒有什麼驚異了。所可驚異的是吳老先生的神相。他老人家在今年總理蒙難的紀念會中，曾經這樣演說過：

「陳獨秀這個人，諸位想已聞名過了。但見過他面的恐怕還少吧？這人的像貌，簡直難看極了！額骨有這麼寬，（用手作比勢）嘴巴有這麼長；（用手作比勢）眉往下這麼灣，（比）鼻往下這麼鉤。（比）真是「天地之厲氣所鍾」，簡直不像個人。還有他兒子，哈，那纔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他兒子和他差不多，無論穿上怎麼好的衣服，也和乞丐一樣。……不久我們打到了武漢，把他倆捉來給諸位看看。……我雖不是相面先生，但以他倆那種面孔來推算，我敢斷定他們將來不會有好結果。……」

我當時聽到他老先生這番妙論後，就牢牢的記在心上，老實說，我對於相面之術，是頗為信仰的。果然不出吳老先生的預算，不久陳延年被捕的消息傳遍滬甯了。吳老先生特為此事還和楊嘯天司令打過一次電報，可惜電文已找不到，意思大概是這樣：

「嘯天仁兄……陳獨秀之子延年，厥狀極醜：額廣，頰長，眉掛，鼻鈞，有似怪物？其人曾在法國甲大學畢業，性極能耐勞受苦。前在滬曾扮過人力車夫，以期與下層階級接近。……此人既捕，黨國前途，實利賴之。可喜可賀。……」

這樣看來，陳延年之該被鎗決的理由是：

- 一，相貌醜惡，命中早已注定。
- 二，性能耐勞受苦，曾扮過人力車夫。

有此兩層原因，其被槍決也宜矣。於此我更佩服吳老先生之神相驚人！若金剛嘴李鐵嘴之流，真當愧死。雖言「思想界先驅」以「鋸斧主義」自命的人，就不懂所謂精神文明耶？

豈明先生：

貴原省籍真是「名不虛傳」。像西湖這樣幽雅的地面，我真沒有看見過。還有許多東西都是我聽

過沒見過的。就以「菱」這種東西說吧，在生長於北方的我看來，也很覺得有趣：初次逛西湖就遇見許多賣「菱」的，青的，紫的，水淋淋的，擺在竹簍裏；我雖是初次見到，根據我淺薄的植物學的知識，知道這就是「菱」，可以吃的。於是用十個銅板買了一手巾包。但因此受窘了！我不知道怎樣去皮：用嘴咬破吧，那菱皮是苦澀的；用指剝開吧，又苦於沒有指甲。十個銅板的「菱」整吃了半點鐘還沒有吃完，惹得遊人們都笑了。想不到十個銅板買了個阿木林，現在想來還覺臉有些紅。因為把前面文章寫完，還剩下半張紙，就以這樣費話來填補一下。

負父誌，九月十四晚。

五八 藝術界消息三 晨 星

我們前回報告藝術家梅郎遇匪情形，現據北京順天

時報天津大公報消息，其間還有許多疑竇，不能不重加申明。據說那個姓李的不是匪，只是梅的情敵，因為他所識的一個「坤伶」後來跟了梅了，他到馮宅去據大公報說也不是綁票，雖然到底是去幹什麼人家也沒說明白。至於後來怎麼會成了盜匪，以至傳首九門，而那位張漢舉社長也送了性命，我們更無從知道，現在自然當以官書為依據。我們這裡不來管這些閑事，只是補說一句，使前回所報告的消息略為完足罷了。

那個姓李的——有人說是姓韓的匪呢，他不是藝術界中人，我們可以不必談他。但是，總之，他自有取死之道。第一，他不該身帶手槍，腰掛電刀，想做大盜；第二，他不該與某坤伶交好，某乾伶往來。十七日世界晚報上悼張漢舉文中有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信哉。噫！」實在可以借過來，為游蕩不安本分之青年戒也，同時也應收入不可錄中，垂訓後世，功德無量。

語絲

第一百五十二期

五九 五色旗新解

紫 薔

曾被人大擁護而特擁護過的五色國旗，究竟作何解釋，我過去實是不明白。在小學裏的時候，老師似曾這樣對我們講過：「國旗之用五色（紅黃藍白黑）者，所以代表吾國之混五族（漢滿蒙回藏）為一家也。」但是，證以近幾年來的情勢，這種解釋法，似乎不很適用了。漢固無論矣，滿人則已同於漢，而其地——滿州——復將合併於日；蒙古亦有獨立及親俄的傳說；回疆，早已改成了漢人的行省；而西藏之屬於英也久矣。是則所謂五族混合之中華，已僅吾大漢之神胄矣；「非我族類」，不同則叛：尙何所取於五色也乎哉？

茲經我多方的考據，另得新解，陳諸明達，請求校正。

一，紅者赤也，亦即共產公妻黨之標識也。自亦禍蔓延以來，雖經列帥之討伐，仍未能撲滅，反有火上加

油，日益擴大之勢。竟使吾神州之東南大部盡遭淪陷。其地面之大，人口之多，吾國恐再無足與其匹者，故以其代表色——紅或赤——居乎首位。

二，黃者皇也，帝王之象也。自吾宣統天皇被「逼宮蒙塵」後，其欲忠心勤王，擁復故主者，正大有人在也。且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誰又不羨嘆一聲「大丈夫固當如是」嘞。——河南近已有實行之者矣，至「每夜焚香禱天，願天早生聖人」之徒，更不知爲數幾許。是故黃化之民，其少於赤化者幾希矣，故以其代表色——黃——居次。

三，藍者赤綠二色之合成者也。近年以來，哨聚山林之草澤英雄，其「擄掠姦淫」之行，有似「共產共妻」之赤黨；其「慷慨好義」之舉，實承「打富濟貧」之綠化，而其聲勢之浩大，汜濫乎中國，直南豫中，幾純爲其所蟠據，卽其他各處亦不能免其足跡。故以其代表色——赤綠合成之藍——居中。

四，白者歐美列強之帝國主義之表現也。自海禁大開，白夷東航之後，吾國之受其侵略也，無微不至，而其租界教堂，又復徧乎全國；人民之居我內地者，動以萬計。若勢力如斯之大，人口如是之多之白人，而於國旗上無其代表，將烏乎可？故以其代表色——白——居第四。

五，黑者烟也，鴉片之徵也。朔自大明神宗以來，吾國吸食鴉片之歷史，四百年於茲矣。清末民初雖曾有禁令之頒布，而其効力則在零點以下。近幾年來，各官府之勒令種吸，又從而設禁烟局以科重稅者，所在皆有。社會上之視鴉片，已成招待酬應之必須品，而重慶早有「滿城盡是談心處」之說，天津又有一「飭各旅店飯莊，重開烟燈」之令。黑化普及，指日可望，將來吾國統一後，國旗之是否純用黑色，正未可知。故以其代表色——黑——殿後。

先前他們高唱着護旗運動，我還以爲無意識；經我

詳細考據後，才知有深意存焉。試問舍此五色旗外，尙有何者可以代表整個的中華民國？我今願爲護旗運動的急先鋒，高呼着：

「護旗運動萬歲！」

各同志還須留意我這幾句囑託：「現在護旗運動尙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五色旗新解，努力宣傳，以期喚醒民衆，使其深知舍此而外，再無足以代表我整個中華民國者。余最近主張反對之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務期早日打倒，以符熱望。是所至囑。」

注意：我們不可專負「護旗」之名，對於旗上代表的各階級，也有保存的必要，庶將來不致有「名實不符」之誚，切切。

### 六〇 新新解

右拉

讀紫菴先生的五色旗新解，不勝欽佩。唯有不能完全同意者，在此刻 Knochism（俗譯「國家主義」）盛行時代，聲言白色代表帝國主義，雖「翻標新」，終嫌未合國情，姑以鄙見所及，改作新新解，似較妥善，

蓋紫菴先生之新解係國際的，而鄙人之新新解則國粹的者也。

- 一，紅者，火與血之色也，兵象。
- 二，黃者，金與糞之色也，仕商象。
- 三，藍者，藍布褲褂之色也，老百姓象。
- 四，白者，白話，束髮小生象。
- 五，黑者，鴉片之色也，大人先生象。

### 六一 公寓戒嚴

易釋

昨從香山歸，時已萬家燈火，倦極，乃頹然入夢。今晨訪A君子于BC公寓，則見有保安警察武裝立於門首。予訝甚，初以爲有貴官遠人寓此，殊不足置念，昂然竟入。

A君曰：「君來耶，甚善，且作竟日談，正合吾意。」予與立談數語，告以要事須暫辭。A君曰：「敝寓戒嚴，許入而不許出也。」予不之信，趨而出。警察止予曰：「有令在，誰敢出？」予曰：「予方自外來，非居於是，有事，須即行，幸曲諒！」時有使衣偵探怒

以目曰：「汝違命耶？趣止！」予無法，仍返。A君曰：「吾方苦岑寂，得君長談，計亦良得。」因縱談上下古今約數鐘許。

時且至午，飢腸轆轤，忍之，復數刻，有巡長一，便衣偵探若干，入A君室，索閱來往信件，巡視一周始去。

予不敏，殊不能解其故。是日也，東城公寓無一免者。

諺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未審袞袞諸公何重視今之學生如此？

保安之警察能保安者如是。小民之愚，頗欲請其移其注意點於搶案叢生之富商貴邸，保安云云，差似之矣。

奉部令，弁髦白話，爰以文言書之如上所述。古歷八月晦日。

編者案，「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則信然矣，但恨今之學生有秀才之實而無秀才之名，此袞袞者

之所以尚不能放心也。鄙意亟應由內務教育二部協同禮制館釐定民國科舉章規，明令授高小畢業生以秀才頭銜，中學畢業為舉人，大學畢業為進士，不但斯文可以不喪，而且凡有學生無不青其一矜，秀才之名實既全，雖欲造反而不可得矣。鄙人為利國福民起見，不敢自私，願以此策公諸天下，如有人願繕為條陳進呈憲覽者，竭誠歡迎，決不計較板權，——但有一語奉囑，願富貴無相忘耳。

六二 詛咒

子榮

古城週刊第二期短評裏說前此天津要處決幾個黨案的犯人，轟動了上萬的人在行刑地點等候著看熱鬧，而其主要原因則因為其中有兩個是女犯。短評裏還引了記者在路上所聽見的一段話：

甲問，「你老不是也上上權仙看出紅差嗎？」

乙答，「是呀，聽說還有兩個大娘們啦，看她們光著膀子挨刀真有意思呀。」

這實在是足以表出中國民族的十足野蠻墮落的惡根性

來了！我常說中國人的天性是最好淫殺，最凶殘而又卑怯的，——這個，我不願外國流氓來冷嘲明罵，我自己却願承認；我不願帝國主義者說支那因此應該給他們去分吃，但我承認中國民族是亡有餘辜。這實在是一個奴性天成的族類，凶殘而卑怯，他們所需要者是壓制與被壓制，他們只知道奉能殺人及殺人給他們看的強人爲主子。我因此覺得孫中山其實迂拙得可以，而口講三民主義或無產階級專政以爲民衆是在我這一邊的各派朋友們尤爲其愚不可及，——他們所要求于你們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看光著膀子挨刀很有意思！

## 兩封信

少仙等

### 一 南京通信

豈明先生：

這是第二次給您通訊了。第一次是在前三天，信寫好了，但是終於沒有寄去，因覺得和您先生不認識，恐有冒昧的地方。

今天又接到朋友從遙遠的「聖道中興」的北京，寄來一份語絲，看完後，覺得喉管裏有什麼在衝着又像塞着，也不管是衝還是塞，總是覺得吐出來纔痛快，於是就鼓起勇氣來再給您寫這封信了。我願不到不認識的是否可以通訊。

我奇怪先生在這「赤禍橫流」的年頭兒，貴處地方長官不督促先生去作「討赤」工作，或護旗運動，還有暇餘說「閒話」，作「雜感」，辦這種無聊的事情。可見貴處對於赤黨還沒有痛恨到極點，所以對於「討赤」工作也就如此的鬆懈了。至於我們這兒對於「討赤」那算是起勁兒到萬分了。不用說像您先生這樣的人物得作文章，打電報的罵赤黨；就像區區的我，只會寫幾個樹幹叉似的大字，也得一天忙到晚，「打倒什麼」啊，「擁護什麼」啊，手不停揮的寫。還有洋車夫的遊行旗幟上，也是寫着「打倒欺騙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妓女示威口中，也是喊着「打倒破壞禮教的共產黨」，其餘一切一切，……那一處不是「討赤」的口號與標語呢！

如此說來，可見貴處的討赤遠不如我們這兒普遍與熱烈了。

還有幾件事情要向先生報告。貴處如果有愛國志士。憂時豪傑；對於「討赤」運動熱心的人們，最好請到我們這兒學習一點兒策略。因為我們這兒有專門研究「討赤」方法的地方。但是如果來的人們，務必預先有個準備：一，鬚鬚必須留下；二，三民主義必須背熟；三，呼口號的喉嚨必須預先練好；四，必須有名人或忠實同志的介紹信與證明書；五，長江以南的方言必須學會，——至少得會一省的話。——我來時因為以上這幾條件沒有具備，所以就受到以下的兩種待遇：

一，同志方面，一聽說我是從北京來的，嘴巴又是光溜溜的，好像就覺得我本身就是個隨時都可以爆裂的炸彈；于是就成被一種「這小子靠不住」的恐懼與輕蔑，拒絕到準同志之列了。

二，人民方面。因為正在反對侂子的時代，像我這樣滿口侂音的話，自然難免被人欺侮。

我初次到此地時，當然是住在旅館裏，後來旅館也住不成了，稽查每天至少要來翻箱倒篋的搜查一次，還逼着要問：「和誰認識，有什麼工作？」我既然和誰都不認識，又沒有什麼工作，就不得不被驅出旅館外了。

我被逐出旅館後，暫時且把行李搬到一家小茶館裏，慢慢詢問我可以安身的地方。「阿彌陀佛」，總算被我詢問出來了，原來此處還有我們本省所有的一所會館。會館是找到了，但我們此地的會館，和我們別處會館是不同的。聽說在前清時代，非有七品以上頭銜同時具着候補資格的，沒有住館的權利。到民國這層限制算取消了，但當我到時，新的限制又生出來了！原來此處是作為「清赤」的機關了。

這一來愈使我感到鬚鬚與介紹信證明書的必要了。主持這個機關的是一位同省的前輩同志，——據他說在革命的歷史上論起資格比孫總理還要老，並且還拍掉子罵過袁世凱，這也是孫總理所沒有作到的驚人之舉，——我把我來意向他說明後，他就不客氣的大開其



教訓式的談話了：「本來你同志來幫我們的忙，我們是極端歡迎的，但是你要知道，這是你們青年走錯了路，怨不着我們。……況且你又是從北京來的，李大釗前幾天纔絞死。……這莫怪我們不留你住了，職責所在，不得不如此……」最後被這位先生輕輕的搖了搖頭，把我拒絕了。

後來我轉了許多灣，費了許多口舌，並說了許多哀憐話；拿出可以證明我不是「赤黨」的證據來，結果他纔允許我「暫住幾日，留待審查。」

住到此處後，我就不得不與社會漸漸的接近了。這一接近不打緊，把我在京時所作的許多好夢完全給驚醒了！不管是青天白日也好，赤天紅日也好，烏天黑日也無不好，原來社會不是我的理想中那樣單純，那樣美滿的。「啊！你這個騙人的夢！」

我在此處所見到的事情，不外老年吃青年，青年吃青年，……說到這裏，我忽然害怕起來！夜靜了，我頭上樓板上睡着的是吃青年的老年，棹旁的床上睡着的是

吃青年的青年。

這位吃青年的老年，倒有點像魯迅先生所作的狂人日記裏狂人眼中的那幾個主要人物。他每天見了客真的是這樣說：「共產黨，小子們！……他們捨不得殺。這一個戒嚴司令讓我當一個禮拜你看看！我管使南京城每一個城牆上掛一個人頭！……肉舖子還讓他賣豬肉嗎！……一百個裏邊有九十九個是冤的也不冤，凡是青年學生即使現在不是共產黨，將來也是共產黨。……人心壞了！女的也穿上武裝，和男的架着臂膊在街上走，成什麼體統？殺！不殺不行！剝皮！油炸！女的給她剝了口，騎木驢，哈哈，看她還浪不浪？」他見了無論什麼樣人，都是這幾句使人「不寒而慄」的話。沒有客時，他就哼唧唧的念起諸葛武侯的前後出師表來，因為我們會館大廳的牆壁上掛着十二扇岳武穆寫的前後出師表，（是從石碑上印下來的，）並且他還常時對我讚嘆岳武穆怎樣盡忠保宋。武侯怎樣赤心扶劉，在現在這種世界上是找不到這樣人的。——惟有吳佩孚還略微像一點。

至於我的工作實在有點「辣手」，（這是我們這位吃青年的前輩同志常說的話，現在也不覺順手寫出來了。辣手就是辣手，非「棘手」之誤。）努力了恐怕被吃，睡覺吧，就得受以下的譏刺：「你們青年常說我們是老朽昏庸，腐化了；其實你們也儘有少朽的。我五點鐘就起床，那有白天睡覺的？」這是我們吃青年的前輩同志看見我睡覺後說的。

北京的愛國志士們，憂時豪傑們，你們想「討赤救國」嗎？請到我們這兒來，我們有「治」赤的好法術給你。像北京那種「治赤法」，都不足以寒赤賊膽的，我們這兒有吃青年的老年所主張的各種辦法，例如……

夜靜了。遠處響着隆隆的砲聲，隔壁響着嘩嘩的竹牌聲和笑語聲，窗外的蟋蟀在唧唧的叫着，也不知那裏來的悲哀，又襲到我的心上了。燈油燃乾了，就此帶住吧。

少仙於南京，八月廿五夜二時。  
編者案，這封信在路上走了三星期，總算到了北京了，背後打了兩個印章，一個是長方黑色的，

文曰「南京戒嚴司令部檢查郵政委員會查訖」，一個是橢圓紫色的。文曰「軍事部郵政檢查驗訖」。准此，可知此信已經南北當局查驗，並無違碍字樣，不妨拿來發表的了。我平常最喜歡收集這一類的封條戳記，可惜所得不多，最古樸的要算「浙江將軍巡按使委員檢查訖重封」這一條，恐怕現在是海內孤本了。倘能收集二三十種，很想用膠板（俗稱珂羅板）印了出來，倒也很有趣，又可以賣錢；我們沒有能夠像羅遺老那樣販賣內閣檔案給日本人賺大錢，只好學他印一本圖錄，做點小生意罷了。

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 二 寧波通信

豈明先生：

病中讀貴語絲一四三期隨感錄中的「怎樣做？」和一四七期的「怎樣聽與怎樣信」二文，頗有所感，爰作此函。

紋迴先生說長風先生的「怎樣做？」是共產黨的宣

傳，也許是不錯；但我們讀『怎樣聽與怎樣信』，却也不禁要疑紋迴是在替忠實同志的寧派宣傳。（鄙人爲防忠實同志冠我以左派的紙糊高冠起見，對所謂右派祇恭稱曰寧派，對左派稱之曰漢派，以下準此。）如謂寧派殺人如何兇狠都係共黨的宣傳，漢派及共黨殺人也不少，因爲『共產黨的手段是狠詭秘的』，所以大家都不知道云云。紋迴是否有心替寧派宣傳，我們且不去管他，我們只要看四月十五日以來的上海報紙記載的各地被所謂清黨的所殺所囚者的數目，我們就可以知道紋迴所說的『白犧牲了的原也難免』。這話中所包含着多少血淚了。『C P 分子非殺盡不可』，誠然誠然，但『忠實同志』何必『難免白犧牲』呢？長風所說的種種毒刑，我們可以說是共黨的宣傳，但三四個月來『忠實同志』之被亂捉亂殺，則在清黨各地隨時隨地可見。即如我們浙江陸軍監獄中一百多人（現在已釋放了一半），有幾位是假正的，非殺盡不可的C P 分子？據鄙人所知，有幾位是真正C P，例已釋放；而『忠實同志』還在監獄中。

如此清黨，何黨不清？可惜清黨之後的黨又走上民國元年的老路而已。

『共產黨的手段是很詭秘的』，鄙人也知道。但『忠實同志』的手段也不見得怎樣光明正大。因爲要繳上海總工會糾察隊的械，乃乞援於上海的流氓的集團，事成之後，乃以江浙兩省鴉片公賣——即戒烟藥品專賣——請共進會所組織的公司做包頭。在內地，容縱土豪劣紳壓迫忠實同志。（此係指非寧派的）致牢獄中滿坑滿谷。因爲要親近日本帝國主義，乃密令各級黨部中止排日。因爲要聯絡中英間的『親密友誼』，乃請夙爲帝國主義的走狗的青年會派做中央宣傳部宣傳委員。諸如此類，事實俱在，何勝列舉。

上段是說寧派治下的『宏治』，漢派及共黨在兩湖如何，也不必勞鄙人敘述，鄙人不能以耳食之言爲口實。但不稱人意的地方也必不勝列舉，未必勝於寧派治下，鄙人可以斷定。鄙人素不諳『錦上添花』，拍南京國民政府諸位大委員的馬屁；却願『雪裏送炭』，吐一

口在所謂「忠實同志」耀武揚威之下的悶氣。

病中不煩多寫，下次再談。即頌

撰祺

方大文上，十六年九月十四日。

編者案，真不湊巧，來的信都是講江浙的，難怪「忠實同志」要見怪，說語絲有什麼色彩。我們坐在北京，寧漢的情形怎樣本來一樣的不明白，單憑人家的通信或傳說，纔知道一點消息，至于消息之有確不確，那也是難免的。關於武漢方面不知怎的沒有一封通信，沒有消息自然只好不談了，一般的流傳的共產公妻，以及裸體遊行，澡堂擦背的新聞，日本的漢文報上已經宣傳得很起勁，何必要我們再來吶喊搖旗。可是我們不談武漢，「忠實同志」便未免疑心是武漢派了，正如我們不談安國軍也可以被看作奉天系一般。爲免除這個嫌疑起見，只好起手來罵武漢。但是沒有材料怎麼辦呢？那麼只好先來找材料，就是放告，徵集講武漢事情的信。等得通信徵到之後，再行開始揭載，以示大公無私之

至意可也。特此預告。十六年九月三十日。

### 關於京師大學的開學盛典

右拉編修先生：

二十日那天您老想必在枯魚齋裏，沒有出去躬逢京大的開學大典吧。那是很可惜的，爲什麼呢？請聽區區慢慢道來：

那天我因爲反正在家裏是照例的「有事閒」（這是仿「無事忙」而造的語詞，意謂雖然要做的事情很多却在偷閒也）的，所以決定去恭預京大開學盛典，——不，所謂「恭」者，只是姑妄言之也，因爲我只是帶了想聽聽笑話開開心的心情去的。

當我到了教部大禮堂時，早已站滿了一堂的小姐少爺先生們了。等了一會，有一位W先生者（此君爲法大教員，此次九校合併，他爲了取媚口口之故竟倡議把法大第二院貢獻給女大，女大之計固已成功，而吳君爲他的犧牲之精神亦大可欽佩也。）登台大呼男生往左邊，

女生往右邊，他自己不是學生當然例外，所以他自始至終直挺挺地站在女生前頭。大家就位後爲對五色的國旗行禮；雖則大多數人鞠躬如儀，但也有不少連帽子都不脫的，不用說這些都是不可教也的孺子們。首爲劉校長訓話，演詞已見次日各報。雖記得不很詳盡，大致還差不多，名言議論，有目共賞，無待贅詞，只是這幾天來依然縈縈于腦際的是當劉校長說完「近年北京學生不念書，學問除了反對，不合作，打倒三詞而外，什麼都不知道」之後，便繼以「把這三詞教給各校學生的，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時的那種像煞有介事的態度，和他那脫胎於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保存舊道德啟發新學識的教育宗旨，俄白黨什麼君（據說是俄國某大學的教授，也是那天的演說員之一）譽之爲中國今日數一數二的人材，誠非過言也。次爲工科兼文科胡學長，他用了他的機械的笑嘻嘻的表情說明北京國校的歷史，遂殿以「請劉校長勿顧忌一切，一直地幹下去」的勗詞，也頗能盡其妙。接着便是林學長的東方精神文明論，（林學長在演

說前拿着一張稿紙頻頻地看，那大約是演詞原稿，）這雖是好幾年以前早就有人倡過了，似嫌稍不新鮮；然而一九二七年的今日，在所謂大學的開學盛典裏，舊事重提，亦復另有風味。又次即大腹便便有飯桶風的俄白黨什麼氏，登台時掌聲雷動，可見北京人士之歡迎「西儒」也。愚細察其尊容，碧其眼而黃其髮，西其裝而皮其鞋，固非我族類也，而氏則吹拍之術已工，于保存國粹之說亦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徵其浸淫于吾國文化者久矣，觀此可知夷狄歸仁之日蓋已不遠，誠足爲當今上頭慶耳。殿軍爲楊蔭慶君（爲學校猶家庭論之主唱者楊蔭榆女士之令弟？）君亦服西服，面充肉氣，紅光四射，可想見其平日之享福，（其亦受了太平湖飯店之蔭澤乎？）登台未幾，掌聲四起，蓋其言論深受青年學子之歡迎也。其言曰。「從教育史上看來，吾國教育宗旨歷來都不外「修己制（治？）人」四個字。民國以來，國體雖更，宗旨不變，要修己首重道德，道德是最重要的，萬萬不能廢棄，所以中華民國的教育是養成君子即

英國的 Gentlemen 的教育，絕不是養成流氓的教育』云云。按這年頭兒，粥少僧多，非有特殊高妙的手段實在不足以制（或治）人，養成特殊的手段即楊君所說的修己，這實在是很必要的，因為你不制（或治）人，必將爲人所制（或治），那麼，你將不能保持你已得的安富尊容的生活，或者從別人手裏奪取優渥的享受，可不懼哉！而修己最好的榜樣又莫如英國的 Gentlemen，你瞧：貌爲穩重，心懷叵測，談笑之間，置他人於死地，從容不迫的態度，應付自如的手腕，何等令人贊歎！我們若能如法泡製，神而明之，何患不做大官而食厚祿，拘孀妻而擁美妾，上下古今縱談仁義道德哉？楊君把他的做人秘訣都吐露出來了，無怪乎受京大青年之熱烈歡迎也。

散會之後，繼以攝影，教部東院的天井裏，四圍密密地站了幾重的小姐，少爺，先生們，一個個都誠如劉校長所說「欣欣然有喜色」地受攝了，才又欣欣然地散開了。你想身爲京大學生，躬逢開學大典，誠千載一時

之機，何等榮幸，不留尊容，烏資紀念耶？

次日由各科部奉校長令發給列席學生遠者每名四毛，近者一二毛不等，以償車費的損失，意至周法至善也。我們又安可不每天上足六小時的課，用副校長之深恩厚澤哉？至於到場教職員的佚馬費一定更多，你老沒去，所以我很替愆可惜。一九二七，九，廿三，冰川。

冰川先生。

承錦注，至感。敝人福薄，不得列于京大之林，故當日無緣參預盛典，極爲耿耿，讀來書益覺神往，併增其福薄之歎也，白黨什麼君當係「入籍教授」，宜其厭厭聖化至於如此。楊君京兆人，本姓蔭，與無錫之姓楊人無關，尊文未免誤解，雖其使令軍警驅逐學生之手法全然相同，不過此只是 Gentlemen（當然包含 Ladies 在內，准遵東方文明，）之精神之表現，與太平湖完全無涉者也。特代爲聲明，以昭實在而重國學，切切，此答。

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右拉合十。